建道學刊 11 (1999): 237-245

文化書評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1832-1853)**》。文化集刊5。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8**。**232**頁。**

Choi Kam-to. *James 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832-1953).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1998. 232pp.

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對近代中國教會的影響極為深遠。鑑古知今，回顧及檢討他們的宣教事工和策略，不但能使現今的華人信徒了解那一代宣教士的工作和情操，也激勵我們無懼於負起代價承擔神在華人中的福音工作。此書確實發揮了以上的作用，不單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教會發展史，更讓我們體會到在艱難時代事奉主的宣教士之心路歷程。

此書是基於作者的碩士論文修改而成。作者參考內地會當時出版的資料，並努力與當今學者的評論作出對話。蒙其導師梁家麟博士誠心的推薦，是一本有深度的論文，是關心中國教會的人應有的藏書。此書除了導言外，共有六章。前三章詳細介紹戴德生與內地會從1854年至1953年的發展歷史；後三章就其神學、組織、傳教事業和本色化傳教策略作出綜合評估。在第一章裡，作者一方面讓我們了解戴德生的成長背景，另方面講出他的傳教策略，是與他所承受的信仰和中國宣教歷史背景息息相關。

此書的主要重點是檢討內地會的傳教策略，並就此與其他學者的觀點作出對話。近代有一些學者批評內地會沒有努力推動本色化，並且懷疑他們與帝國主義侵華有密切的關係。作者為此問題作出平衡和中肯的評論。他指出戴德生是根據自己的信仰和傳教體驗而定下內地會傳教的原則，誠心向中國人傳講福音。而這些批評沒有顧及當時代的情況和他們事奉的對象，也忽略了他們的努力。作者的論點簡單來說包括以下三大點：

第一，內地會來華傳教是有誠意的。為了福音的緣故，也為了減少華人對傳教工作的猜疑，戴德生沒有理會當時候其他傳教士的嗤笑，不單身先士卒，更鼓勵其屬下的傳教士穿華服、剃頭、帶假辮子，顯示他們的誠意，向平民百姓傳講福音。

第二，內地會基本上沒有利用外國政府的力量來推動傳教事工。戴德生在檢討政教的關係後，提出「在民教衝突中不訴諸本國領事及拒絕接受賠償的原則」（頁180），認為傳教士向自己政府提出上訴是違反聖經原則。這立場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便成為內地會的政策。在1900年，義和團排外引起內地會五十八名傳教士、二十一名小孩和眾多中國信徒遇害。在多國要求清庭賠償的背景下，「戴德生按照原則，凡內地會之公物一概不申請賠償，即使中國官廳主動提出也不接受。」（頁70）

第三，內地會在本色化的努力是受他們的傳教對象所限制。針對不少學者批評內地會沒有在本色化神學上和教會三自方面作出努力，作者提醒我們要了解他們的事奉理念和對象。他提出一個很平衡和有深度的看法：「傳教士的神學信念與傳教異象具有緊密的關係，而其傳教異象則導致他們接觸不同的群體。傳教士對這些群體的互動關係，影響了他們對中國人的不同了解，也產生了不同的傳教困難，需要不同的處理方式。傳教士的傳教策略，基本上便是在這幾個元素之間互動拼合而組成的。」（頁204）因為戴德生與內地會的異象是向未得之民傳教，他們的策略是到內地省份和落後地區去傳福音，是一種「擴散」的模式。因此入教者大多是社會下層群眾。因對象緣故，內地會「著重關懷如何更有效地直接佈道，遠多於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窮究與對時局的回應。」（頁195）在祭祖的事情上，作者引用荀子的看法，指出士大夫與平民百姓對祭祀有不同的看法。對儒家學者來說，祭祀是具有道德及社會意義的儀式，但對平民百姓來說，這是取悅神靈的途徑。因此，對於集中向平民百姓傳教的戴德生來說，他很自然認為「祖先崇拜是徹頭徹尾的拜偶像，每一樣與其有關的事都是如此。」（頁196）在教會自養方面，作者提出內地會於晚清時期是在「非不為也，乃不能也」的困擾中。鑑於內地會信徒的經濟水平低，自養是很困難的。但在1928年時內地會總主任何斯德就強調：「在撤離工場之前，於建立自治、自養和自傳的教會上，我們已經有相當大的進步，而這亦常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在多番的祈禱，及與傳教士同工磋商之後，我們確信現今正是時候，必須邁向完全實現這個目標。換言之，必須將教會的監督權由傳教士完全轉移至中國領袖的手上。」（頁189）

在結語中，作者正面地肯定內地會過去在華的福音事工。他說：

> 內地會處身於中國最動蕩的歷史時期中，因此評價其傳教事工的成效，便不能不兼顧外在環境變動的因素。然而，撇開傳教事業報告中的數據，在中國近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內地會的傳教工作曾經實實在在地成為不少受創心靈的祝福與安慰。事實上，晚清傳教士的傳教事工，不論是以『集中』或『擴散』模式為方向，在傳教目標上的

> 貢獻大概要比二十世紀以後中國基督教空言理論的本色化研究要大。縱然內地會的傳教工作經歷重重困難，不過直到他們離開中國之前，戴德生昔日要將福音傳遍中國，以及建立中國本地教會的期望，已經完成了絕大部份，餘下的便應是中國信徒本身的責任了。（頁205）

閱讀此書，本人發現一個微小的錯漏。在第六十八頁，關於在義和團時遇難的人數，此書錯誤地將各差會遇難人數寫成是內地會的人數，這也與上下文不合。筆者核對了作者的論文，發現論文正確地指出這些人數屬于各差會，那可能是編輯時的錯漏，盼望將來可以修正。

最後，作為一個華人基督徒的讀者，我自己深受書中提到戴德生的一段話所激勵，盼望這段話也成為讀者的激勵，讓更多基督徒不怕負代價承擔神在華人福音工作的使命。戴德生談到宣教士要有刻苦犧牲的精神時說：

> 中國需要為救靈魂的緣故，願意過著任何生活，及忍受任何遭遇的、真實的渴慕靈魂的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得以補充或接替。這心願勝過任何才能……（頁144）。

蔡少琪
建道神學院